

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

侯 仁 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侯 仁 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邹纪华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侯仁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66,000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0

书号 11074·387 定价 1.70元

序

这册论文集能在欢庆建国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出版，是前几年——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那时党和国家的命运都处在严重威胁之中，文化科学事业横遭摧残，那里还说得上什么学术论著的整理和出版。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阴谋篡党夺权、猖狂暴戾不可一世的一小撮，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人人都说只有祖国解放的那一年，才能比得上这时心中的无限激动与欢乐。因此，人人也都说这算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第二次解放了。

解放焕发了亿万群众排山倒海的力量，迎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迎来了百花齐放、群芳争艳的科学的春天！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虽已年逾花甲，也深深感受到这科学的春天的无限生机。她给我以青春的活力，促使我在新的长征路上跑步前进。

在这一时刻，回顾一下解放以来自己在科学的探索中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全无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的反革命大棒，企图把解放后十七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成绩全盘推倒，而这正是从我所在的学校——北京大学开刀的。我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是当我看到我应《科学通报》之约、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写的《听毛主席的话，走革命的道路》这篇短文，* 在一片辱骂声中被撕得粉碎的时候，我确曾一度感到迷罔。我想难道解放

* 收入本书，作为“沙漠历史地理考察”部分的“代序”，因此改题：《走上沙漠考察的道路》，文字也小有修改。

以来我在科学研究上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所走过的道路，都是错误的么？不过没有多久，我就清醒过来，我坚信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并没有错，错误的正是企图否定这条道路的人。这个精神上的信念，支持我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它仍然支持我一直到今天。

当然，今天看来，这种个人的信念又算得什么呢？科学的春天已经把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的信念，都凝结成一个意志了。这就是一定要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本世纪内为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共同奋斗，携手前进！

但是从进一步坚定个人前进的信念来说，或许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写作，作一番检查，也并不是无益的，因此而选编了这册论文集。具体的理由，可以概括为下列三点：一、我所从事的这门学科，还是一门十分薄弱的学科，是从几门学科的边缘中发育成长起来的，而我所努力探索的又是这门薄弱学科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因此，肤浅片面在所难免，极望有关学科的同志们，给以批评帮助。二、我所阐述的理论和方法，都受到自己思想水平和科学训练的极大局限，因此更难免缺点、错误。同时，在个人的理论探索 and 具体实践之间，也往往有脱节的地方，眼高手低，力不从心，更希望得到本行同志们的指正。三、我的研究工作是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起点开始的，因此我所走过的治学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这些，在二十多年的写作中，也必然会反映出来。整理出版这些文章，也许可以使后来的人引以为戒，少走弯路。

文集的内容，主要分作三部分，不是按写作时间的顺序，而是按研究问题的性质，加以排列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第二部分是关于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第三部分是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对我来说，在这三方面的工作，还仅仅是个开端，必须继续深入下去。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在写作时间上，是本书各篇

中最后完成的,它不仅企图说明自己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同时也阐述了我所以从事这些研究的原因。因此决定就以这篇论文的题目作为这本选集的书名。只有一件事,我愿意借此机会作如下的补充。

我时常想:在自己一生的学术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我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进入了辽阔无际的大沙漠,这一点我在《走上沙漠考察的道路》一文中,已经有所说明。这里要补充的是,我开始接触到沙漠考察的问题,是一九五八年的事。这一年,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向大自然进军的号召。同年十月底,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和宁夏六省(区)治沙规划会议。我作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我并没有能够立即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一九六〇年五月我开始进入宁夏河东沙区,但是真正打开我的眼界,使我认识到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不仅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充满了无限的科学发现的喜悦,足以抵偿任何困苦艰险的遭遇时,我献身于这一考察事业的决心,就再也不动摇了。现在我特意追记与此有关的一件事,因为这是与敬爱的周总理的一个亲笔批示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黄河河套的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灌溉。当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葬。对于这样一件看来与整个水利工程并无直接关系的偶然发现,周恩来同志也没有轻意放过,而是亲笔作了批示说,一定要查明这些墓葬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记得是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的一位负责同志,把这个批示原文钞给我,可是钞件不幸遗失,这里只能就个人记忆转述大意。)正是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批示,才为我真正打开了深入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的大门。这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考古工作者对于历史地理的考察研究,所能提供的巨大帮助。这一次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俞伟超同志和我同行的,考察的结果见于我们合写的两篇论文中,

现在也一并收入这册论文集里了。周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可是连一项水利工程中附带涉及的一个小问题，也不放过。而这个小问题，却为我所从事的学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是我永远怀念和难忘的。我坚信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事业，必然后继有人。我把这件事记在这里，希望后来人也知道它。

最后，我必须说明，在此书着手编辑时，我已经重新走上了沙漠考察的征途，如果不是金涛同志付出大量的业余时间，代为编选、修订，这本小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书中全部附图，都是由董怡国同志、朱祖希同志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有限的时间，为我赶绘出来的。还有张玮瑛同志，始终是这本文集中各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并参与校订工作，对作者帮助很大。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仅帮助了作者个人，更重要的还是有助于促进这门薄弱学科的发展，这不能不使我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

侯 仁 之

写在古居延地区和古阳关地区

沙漠考察归来之后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

目 录

序	1
---------	---

一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

历史地理学刍议	3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18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文物考古工作	28
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	33

二 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

走上沙漠考察的道路	43
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	47
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	60
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	69
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	95
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	125

三 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

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	141
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	159
北京旧城平面设计的改造	205
天安门广场:从宫廷广场到人民广场的演变和改造	227
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	251

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	272
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	308
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	336
承德市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它的改造	389

四 其 它

在所谓新航路的发现以前中国与东非之间的海上交通	423
洪保德评传	435
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	448
校后记	463

一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

历史地理学刍议

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

或以为在我国具有特殊发展的“沿革地理”就是历史地理，这是不正确的。“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若干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并不借助于沿革地理的知识而依然可以顺利进行。

在历史地理学的领域内，同样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唯物主义者认为人之改造自然不仅要依靠一定的生产力，而且还要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不认识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发展的规律。唯心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不承认社会阶级的存在，当然更不承认人们在改造自然中所结成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阶级关系。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发展是偶然的，因此人类之改造大地面貌也都是

偶然事件的累积。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归根到底是跳不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沼的。

至于我国当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还应该特别重视野外考察，使室内与野外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这就必然会促进这门学科的迅速发展。

一、什么是历史地理学？为什么要研究它？

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①但它毕竟还是一门十分年青的学科，正在迅速的发育和成长中，而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更对这门年青的学科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从而更加推动了它的前进。但是，这并非说历史地理学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谨的工作方法，事实远非如此。随着实际工作的开展，在这一方面应该摸索探讨和自由争辩的问题还很多，而勇于探讨，大胆争辩，正是当前所迫切需要的。

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根本论点，就是说人类的生活环境，经常在变化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属于自然的景观如此，属于人为的景观，更不例外。因此，当前我们所熟悉的地理，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例如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华北大平原已经不是《禹贡》的作者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描写过的那个模样，同样北京城作为人民首都的光辉面貌，更不是它在原始聚落时代所能比拟于万一的。虽然如此，却不能否认当前的地理，乃是从过去的地理发展演变而来，而在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人的缔造经营，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因为人的活动而引起的周围地理的变化，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那是非常微小的。同时，还须注意，作为一个有异于其他动物的人，正是在改造自然环境的斗争

^① 有人把历史地理学仅仅看作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性学科，这是地理学家所不同意的。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是一样。

中,才终于发展了自己的智能,改造了自己的面貌,使自己提升到“万物之灵”的卓越地位。这样一个论点,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早有论述。例如恩格斯就曾经这样说过: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改变,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①

现在去恩格斯说这段话的时候已经快要九十年了,今天在我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在我国的地理学界,“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的人,大概是很少的了;坚持“自然主义的历史观,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页二〇八——二〇九。按这一节是恩格斯在一八七四年写成的,见书末所附《自然辩证法》论文和片断成稿年表。

此外,恩格斯在同书的“导言”一篇中,也有类似的意见:“……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同上书,页一九)

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的人，大概是没有了。想来每一个地理工作者，都会同意恩格斯所举的例子：“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上述恩格斯的话，原是为了揭示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前半在欧洲历史上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的所谓中世纪陈腐的自然观的荒谬而说的，而这样一个论点，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样一种宇宙观，却恰好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提供了理论的根据。所谓中世纪陈腐的自然观就是关于“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以有关地理环境的问题为例，这种自然观认为“地球亘古以来或者从它被创造的那天起（不管那一种情形）就毫无改变地总是原来的样子。现在的‘五大洲’始终存在着，它们始终有同样的山岭、河谷和河流，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而这些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只有经过人手才发生一些变化或移植。”^①但是，在欧洲自从十八世纪中叶而后逐渐兴起的近代自然科学——包括较晚形成的动物地理学、植物地理学以及普通自然地理学在内，终于使这种自然观濒于一触即溃的穷途末路。从此以后，一切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再也不能相信地理环境一成不变的陈词滥调。不过，这种变化在人类历史时期来说，主要的还是由于人的活动不断加工于自然的结果，至于不因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虽然也有，但比较起来，确是非常微小的，这已经由恩格斯反复说明了。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至于在人类历史以前的一切变化——或更进一步说，在人类的活动还没有能够在大地表面上引起显著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页一〇。

的改变,或留下显明的痕迹以前的一切变化,则应当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历史地理学按其研究对象,还应该区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在广义上包括了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这一区分实际上是和现代地理学依照其科学性质而区分为自然地理学(属于自然科学)与经济地理学(属于社会科学)是一致的。上文所举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自然景观变化的研究属于前者,而北京城从原始聚落一直到人民首都发展过程的探讨,则属于后者。这仅仅是两个例子而已。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地理呢?简单地说:历史时期的地理既然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那么只想了解它的今天,而不过问它的“昨天”和“前天”,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了解了它的“昨天”和“前天”,才能更好地了解它的今天。那么如何才能了解它的“昨天”和“前天”呢?这首先就是要把过去时代的地理进行“复原”,一如考古学家把已经破碎了的或甚至是残缺不全的古器物进行“复原”,或者象古生物学家把早已绝迹了的某种动物的遗骸化石进行“复原”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还得把不同时代的已经复原了的地理按着历史发展的顺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今天地理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于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很有关系的。恩格斯早已说过:“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① 现在应该看到“历史地理学”以及“古地理学”的兴起,正是现代地理学在这一历史发展的观点下坚决进行继续研究的一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页一二。

例。其有助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是可以断言的。

同时,也须看到,历史地理学若干方面或若干专题的研究,也必然直接有助于生产斗争的胜利进行。例如历史水文的探讨,是水利建设上所必不可少的。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也是进行城市规划的必要知识。诸如此类,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从历史地理和沿革地理的关系说起

在我国一谈到历史地理,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沿革地理,两者虽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明确这一点,对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

沿革地理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发展,一向是历史学家所重视的。我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千年间,封建王朝更替无间。历代疆域时有消长,行政区划每多变迁。再加以古今地名的更易,城关都邑的兴衰以及地方民族的移动,河流水道的变迁等等,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则对于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势必遇到很多困难。为此而产生的一种专门学问,就逐渐获得了沿革地理的名称。

沿革地理的知识,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掌握这些知识,只不过是从事于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如上所述,乃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的本身,也就是无异把当前地理学的研究,推回到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时期,因此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学的训练,熟悉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并能运用一定的历史方法,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探讨同一地区或同一地理环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以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当前这一研究对象的形成和特点。如此说来,沿革地理的工作则可以包括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之内,它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它的主要对象和最后的目的。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展,必将进